

<<小闲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小闲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3044074

10位ISBN编号：7543044072

出版时间：09年9

出版时间：武汉出版社

作者：赵瑜

页数：21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小闲事>>

前言

自序：宴之敖，或者许霞学者陈明远，在《文化人的经济生活》一书中，详细地计算了鲁迅一生的收入：鲁迅的收入，前期从1912年至1926年离开北京前，平均月收入折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；1926年至1927年在厦门大学 and 广州中山大学期间的一年，平均月入为1万4千元；1927年至1936年去世，十年上海期间平均月入2万元以上。

那么，鲁迅一生的总收入有文字记载的已经达到408万元人民币。

关于鲁迅的收入，陈明远虽然算得仔细，却忽略了鲁迅放弃的收入。

1927年4月，鲁迅因为营救被捕的学生未遂，又加上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要来中山大学任教，愤而辞职。

从1927年6月至年底，鲁迅没有任何固定收入。

按说，当时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月收入2万多人民币，然而，鲁迅丝毫也没有在意，提出辞呈之后，不论是在厦门大学还是中山大学都有多次挽留，然而，他均是决意得很，从未被一些修饰词所打动，更未被利益所驱动。

在中山大学或者厦门大学这样的名校做教授，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从鲁迅书信集里，便可以看到。

譬如在厦门大学期间，鲁迅致章廷谦的一封信里，提到顾颉刚推荐他的朋友来代替孙伏园的工作。

当时孙伏园去广州中山大学开会，尚未回来。

顾颉刚便在厦门大学造谣说孙伏园不回来了。

到后来，孙伏园还没有确定要离开厦门大学时，顾颉刚又让他的朋友先到了厦门大学，代替孙伏园在厦门的一个寺院里教授一些费用低廉的课时，以候孙伏园确定离开后取而代之。

中山大学则更是诱人一些，且不要说鲁迅进入中山大学以后将自己的老朋友许寿裳调进来，就连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等人也设着法子想要调进来。

然而，鲁迅根本不留恋这一种学院派的生活。

这一方面缘自鲁迅有丰富且连续不断的稿酬来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，另一方面则缘自他那份骨子里的真实与清高。

鲁迅不喜欢依靠什么职位或者别的什么修饰性的身份来炫耀自己，北大也好，中山大学也好，包括1929年以及1932年回北京时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的学生和一些旧同事，彼时已经是北大清华两校领导的老友纷纷邀请鲁迅留下来教课。

这些情节在《两地书》中皆有大量的叙述。

关于鲁迅对学院派的鄙视，现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郁在《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》一书里时有闲话，譬如在刘半农一节里，孙郁这样写道：“周作人对其评价较高，对鲁迅的判断多有不满。

《半农纪念》似乎是专为反驳鲁迅的那篇《忆刘半农君》而作，以为鲁夫子贬低辱骂了刘氏，不平之态，跃然纸上。

其实在对待友人的时候，鲁迅偏于直，爽快而热情，但对缺点绝不忌讳。

周作人则有点温吞，所谓睁一眼闭一眼是也。

鲁迅之看人，以精神的纯而真为标准，对世俗中的雅态、地位、名士气不以为然。

苦雨斋中的人，教授气过重，民间的苦痛自然感受不深。

鲁迅憎恶刘半农后来的变化，虽然这是朋友式的憎恶，但根柢在思想境界上，存在差异。

1933年10月，刘半农在招生阅卷时，发现学生的错别字，便撰文大加嘲讽，教授气味浓浓。

鲁迅在几篇文章提及了此事，以为过矣。

鲁迅看人，与知堂不同，是非上毫不含糊，对刘半农‘飘飘然生优越之感’殊有反感。

”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了鲁迅的此种气味，便开始细细地阅读鲁迅书信集。

一开始看的，便是《两地书》的1932年的版本，这是经过删节后的净本。

朦胧中，除了鲁迅的幽默和时不时的孩子气，还有的，便是前面所说的真，鲁迅的“真”是一种难得的文人情怀，在面对诸多的利益或者十字路口时，鲁迅不会因为利益而违背自己的良心。

譬如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，譬如离开厦门大学 and 中山大学等等。

<<小闲事>>

这是一种独立审视的人格。

当时的学者和作家比比皆是，能做到这一点的非常之少，譬如他的弟弟周作人，便舍不得既有的利益，在日本攻陷北京的时候，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民族气节。

鲁迅的坦荡，不止是表现在利益上，甚至还表现在欲望上面。

在认识许广平之前，他把自己的内心染成了黑色，他所有的文字都暗藏着失落、黯然神伤的无助甚至绝望。

直到1925年3月11日，他收到一封崇拜者的来信，才略有改变。

他的改变自然缘自内心里的复活。

身上的毒气被一丝绿意传染，一点点往纯真的方向转变。

但坦荡是依旧的，譬如鲁迅不会因为一个年轻姑娘暧昧的暗示而假装正经、深沉、纯洁抑或是其他高洁的品格。

他依然故我，只是偶尔被这个小姑娘信里的幼稚气逗笑，顺便浮她一大白，如是而已。

作为一个长在新中国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我对鲁迅先生敬而远之，除了在中学时写作文时抄袭过鲁迅先生的“不必说……不必说……也不必说……”和“一棵树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”的句式，基本上，我极少消费他。

第一次对鲁迅先生的私生活感兴趣是看萧红写的那篇《回忆鲁迅先生》，我觉得那是我看过的最好一篇回忆文字，以至于多年以后，每一次翻到这篇文章都会赞叹不绝。

再后来，我看到了鲁迅的一个笔名：宴之敖。

这个笔名最早一次为大家所知，是许广平向萧红讲的，大致是拆字，“宴”字拆开来，是“家”字的头，日字和女字。

“敖”字拆开，则为“出”字（变形了）和“放”字。

这样，便可以顾名思义，“宴之敖”就是被一个日本女人从家里逐出来了。

国内鲁迅研究界有数百人甚至更多，他们日复一日地查阅资料，想知道周氏兄弟反目，是不是因为鲁迅调戏了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。

然而，这个问题其实鲁迅已经回答了，只用了三个字：“宴之敖”。

若是单纯地看《两地书》，会发现有许多被处理过后的模糊的事情。

譬如“三一八”惨案，譬如鲁迅的醉酒，譬如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一些琐碎事。

自然，要看一下鲁迅同一时间写给其他人的书信。

还有，鲁迅同一时期的日记，当然，还要看一下同时期鲁迅创作的作品。

这些都是对《两地书》的补充，但依然还不够，后来，又看了一些回忆录。

关于鲁迅的文字大多不可信，因为，鲁迅去世之后，大量的文字都失传，而建国之后的一些回忆录因为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忘记是如何说真话了。

即使是说一些真话，也都像一个孩子藏压岁钱一般，分别藏在不同的段落里，让人读来云雾不已。

在鲁迅的作品中，若是细心地阅读，也会有很多发现。

譬如同样是争吵时所写的文字，1925年以后的文字，因为有了了一个温暖的地址，而多了些温和的人间烟火气。

譬如恋爱以后被高长虹辱骂时所写的文字，鲁迅一开始不知底细，并没有恼火地像以往一样，予以迎头痛击。

这已经有些改换风格，他几乎是轻松地给许广平写信：“长虹在《狂飚》第五期已尽力攻击，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，知道得很清楚，并捏造了许多会话（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）。

其意盖在推倒《莽原》，一方面则推广《狂飚》销路，其实还是利用，不过方法不同。

他们专想利用我，我是知道的，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，就要杀了煮吃，有如此恶毒。

我现在拟置之不理，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。

”在《两地书》的原信中，因为未想到以后会发表，所以，鲁迅写信从不客气，文字十分地不留情面，然而，对于正在上海奋力骂鲁迅的高长虹，鲁迅并没有斤斤于高长虹的小聪明，而是像一个识破了孩子阴谋的长者，微笑一下，说，先不管，看看再说。

这枚叫做高长虹的兄台，我认为，他是中国畅销书的一个早期制造者。

<<小闲事>>

当年，他眼看着李小峰在北京吃鲁迅的版税，虽然他也参与了《莽原》杂志的编辑，可是出版方毕竟是李小峰。

而后，鲁迅到厦门大学，李小峰到上海，甚至还有闲钱泡女人。

高长虹便有了铤而走险的冲动。

他是一个聪明的男人，这样的男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：他有一天如果不能按期实现愿想时，他会不择手段。

在“五四”前后，鲁迅在回答《新潮》的杂志提问时仿佛说过，刊登骂我的文章容易卖。

十年后，高长虹在上海创办了《狂飚》周刊，为了刊物的发行量，他开始试着骂鲁迅。

鲁迅并没有反应，又或者在厦门那个孤岛上，还没有看到消息。

但刊物的发行量的确有大幅的提升。

于是，他便一篇一篇地写下去了。

杜撰的情节自然有很多，他很快便尝到了把鲁迅“存进银行”的好处，他拿到源源不断的利息。

这让他有些头脑发热，甚至以为文坛不过如此，骂人原来可以出名，而一旦出名，便可以有源源不断的钱财。

然而，他的文字越来越苍白，虚构毕竟不能支撑一本杂志的生存。

很快，那些有偷窥欲的读者们便看穿了高长虹的口袋，见他长时间掏不出鲁迅的隐私了，便转身而去，向更为低俗下流的小报而去。

然而，这所有现象的背后一直还隐藏着一个秘密：直到1926年底的时候，鲁迅才知道，高长虹骂他的原因是由于“月亮”的缘故，而报告这个内情给鲁迅的，是韦素园。

韦素园是鲁迅非常信赖的一个年轻人，此人性格稳重、内向，不善于处理人事关系，更不善于挑拨人际关系。

所以，鲁迅对他的话非常信任。

关于高长虹，最近有不少学者试图为此人翻案。

因为随着被神话的鲁迅渐渐被倾斜甚至被推翻，仿佛之前鲁迅骂过的人或者和鲁迅作对的人，都有了无比的身价。

这一点显得极其荒唐，意识形态上的东西的确不可能维持太久，但鲁迅的文字成就无可比拟，鲁

迅1936年去世，他成名于“五四”，并在和许广平恋爱时达到顶峰。

被神话的鲁迅其实同时也被遮蔽。

几乎所有1960年代、19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鲁迅的理解都仅仅限于他的那个木版画的形象：横眉冷对千夫指。

念中学时，就连他的错别字，老师们也都牵强地解释为“通假字”，这真真是一种绝妙的比喻，如果不是说这个时代对此人偏爱，那么则一定证明，这个时代的疯狂。

是啊，那是一个文化相对封闭的时代，但我仍然以有幸遇到了鲁迅的作品为骄傲，不是周作人的文字，不是其他才华横溢的欧美学派的文字。

而恰恰是这个周树人兄的文字。

他的文字里有一股子让人难以忘怀的“人”味，读多了鲁迅，自觉地，或者不自觉地，会鄙视那些做作的文字。

我是在鲁迅书信集里见识到鲁迅的幽默、趣味、幼稚、热爱生活、宽容、性情的，如果我愿意，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。

但是，上面列举的这些鲁迅骨子里的优点，在《两地书》里，均可以找到。

我阅读的趣味是在近些年变化的，我越来越不喜欢读虚构的文字，尤其不喜欢那些累积词语的写作。

书信则通常排斥这些，一个人在书信里所表达的都是即时的真性情，可以说，书信比日记更贴近写作者本人。

当我读到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“有病不求医，无聊才读书”时，当我看到鲁迅在致章廷谦、孙伏园、韦素园、许寿裳等人的书信里大骂顾颉刚的恶毒及偏执，当我在《两地书》里看到鲁迅向许广平发誓不看另外的女学生的情景，当我在萧红、郁达夫、钱玄同或者林语堂等人的回忆录里深情地怀念鲁迅的“大”或“小”时，我看到了活着的鲁迅，这枚鲁迅一边谈恋爱，一边寂寞地在一个小岛上教书，

<<小闲事>>

有时候，还会在某个地方当名人，实在是坦荡得很。

因为时局的原因，鲁迅在发表文章的时候，用了很多笔名，譬如有些名字为人所知：唐俟，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很多，唐弢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也写到过这一点。

隋洛文，是因为浙江省政府通缉鲁迅，并冠之以堕落文人的称谓，于是乎，鲁迅便高兴地接受了。

丰之瑜，也是因为有人写文章骂鲁迅为封建余孽。

鲁迅本来也是笔名，皆因为此名字太有名了，而被鲁迅用得更多一些。

1928年，已经与许广平结婚的鲁迅曾经用“许霞”为笔名，许霞是许广平的小名，由此名，则可以窥出鲁迅对许广平的爱了。

后来鲁迅又用许遐，也因为那声音。

在中国，鲁迅是一门显学。

我曾经对友人说过，究我们一生，读鲁迅先生的作品，可以读无数遍，但若是读别人写鲁迅的文章，一辈子也读不完。

然而，多数研究鲁迅的人，都是把鲁迅供在高处，给他的眉毛描粗一些，表情涂上愤怒与绝望。

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看到的鲁迅，并不是真的鲁迅，不过是别人演绎的鲁迅，或者鲁迅的文学作品。

然而，有一个真正的、生活的、可爱的，甚至是幽默而幼稚的鲁迅一直躲藏在他的书信集里，他的《两地书》里。

这一次，我试着打碎了鲁迅的神像，擦拭鲁迅脸上被刻意涂抹的严肃。

我试着一点点还原鲁迅，把他放回1925年3月，他收到一个小鬼的第一封信，便于当天晚上回复。

1926年9月，他携许广平同时离开北京赴上海，并在上海分开。

1927年1月，他从厦门大学乘船至广州，终于可以牵许广平的手。

在这样一件用时间织就的毛线衣里，我看到了鲁迅被温暖的模样。

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《两地书》，我们会在两个人的情话里一件件脱下鲁迅的衣服，我们会发现，鲁迅不仅“吃草”，他还“食用”月亮、孩子气和相思。

那天我打电话给一个恋爱中的朋友，告诉他，我发现一个特别会谈恋爱的人，推荐给你。

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我推荐的人不是徐志摩，不是沈从文，不是胡兰成，而是鲁迅。

我告诉他，不信，你去看《两地书》，要看两遍。

恋爱中的鲁迅，实在让人感觉欢喜。

<<小闲事>>

内容概要

鲁迅说：“我可以爱！”
”不过他是如何去爱的，鲜为人知。
本书以《两地书》为蓝本，并参考大量资料，以慧黠笔法讲述了鲁迅的恋爱故事。
从“小鬼”苦闷中一封问询的信开始，鲁迅与许广平情愫暗生。
两人一起探讨出路，分享隐秘与艰难，互致慰藉与关爱，开始了相濡以沫的十年光阴。

作者独具慧眼，发掘出信中隐藏的暧昧与相思，让我们恍然发现，鲁迅绝不总是那个冷峻的“斗士”。
他和常人一样多喜易嗔，极富柔情，甚至特别孩子气。
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鲁迅。

本书取名“小闲事”，缘于鲁迅自己在《两地书》中的对自己恋爱的戏称。
但伟人的情感永远不是“闲事”。
作者文风冷静、从容、幽默，颇有几分鲁迅的笔调，让读者更容易走近鲁迅，走近那个时代。

作者简介

赵瑜，1976年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天涯杂志。

曾用笔名陶瓷了、中原渔人。

曾出版作品：长篇小说《我们都是坏孩子》、长篇小说《我鄙视你》、长篇小说《暧昧》、散文集《小忧伤》、长篇小说《裸恋》。

对鲁迅长期关注，颇多研究，一直有个愿望，写出最真实的鲁迅。

<<小闲事>>

书籍目录

- 自序：宴之敖，或者许霞
- 之一 分享隐秘和艰难
- 之二 蹩脚的心理医生
- 之三 马前车后的暗恋
- 之四 你这一匹害群之马
- 之五 西瓜皮
- 之六 五月八日的信
- 之七 寂寞燃烧
- 之八 鲁迅枕下那柄短刀
- 之九 苦闷的象征
- 之十 一杯安慰
- 之十一 爱情定则的讨论
- 之十二 道歉信
- ?十三 嫩弟弟
- 之十四 半个鲁迅在淘气
- 之十五 水来，我在水中等你
- 之十六 我多年不浮水了
- 之十七 九十六级台阶
- 之十八 住室比赛
- 之十九 目不邪视
- 之二十 有福的人
- 之二十一 展览会
- 之二十二 酒后的告密者鲁迅先生
- 之二十三 顾颉刚，《两地书》中鲁迅憎骂的人
- 之二十四 鲁迅的无赖
- 之二十五 做文章呢，还是教书？
(一封天花乱坠的信)
- 之二十六 小闲事
- 之二十七 发牢骚的鲁迅先生
- 之二十八 毛绒小半臂和鲁迅图章
- 之二十九 ?我一条光
- 之三十 太阳、月亮和夜
- 之三十一 批评信
- 之三十二 编编讲义，烧烧开水
- 之三十三 不准半夜到邮箱里投信
- 之三十四 做名人很累
- 之三十五 鲁迅的助教
- 之三十六 二太太的谣言
- 之三十七 我可以爱
- 之三十八 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
- 之三十九 书店老板
- 之四十 怀孕时的许广平
- 之四十一 李秉中的婚姻
- 之四十二 唔唔唔
- 之四十三 《莽原》杂志编辑部主任韦素园

<<小闲事>>

之四十四 小狗屁
之四十五 海婴的病与小偷
后记

<<小闲事>>

章节摘录

分享隐秘和艰难人世间，能与你分享幸福的不是爱人，能分享艰难的，一定是。

住处大风，把玻璃打碎了一块。

但不久，又被迫搬到另外一个三楼上，楼上没有厕所，二楼有一个，大约，但被一户人家私有了，也不便去使用。

公共厕所在遥远的地方，需要旅游很久，才能抵达。

于是，每每在半夜的时候，跑到楼下，找一棵树，草草倾泻，了事。

后来，终于找了一个替代的办法，用一个瓷的罐子，半夜里尿急了，便滋进去，可以想象，那是一个需要技巧的事情，罐子的口小，若是准确度欠了，准会尿在地上。

还好，这事情没有其他人看到，只写在信里，告诉许广平一个人。

这是1926年的秋天，鲁迅先生在《两地书》里写的情节，每一次看到这里，我都会被他逗乐。

然而，可乐的事情，才刚刚开始。

听我往下说。

班里的学生女生只有五个，大约也有漂亮的，但先生每每不看她们，即使是问询一些人生啊苦闷啊的问题，每每低着头应对。

这也是在信里发了誓的。

许广平回信时说，如此幼稚的信，幸好没有别人看到。

两个人均料想不到，事情过了将八十年，被我看到，我看得哈哈大笑。

感情从来和年代没有任何关系的。

除了关心彼此的身体，也要把生活的四周告知对方，先生说起身边事情时，总是不露声色的幽默，譬如厦门大学的展览会。

大约是为了活跃学校死气沉沉的气氛吧，学校突然决定搞一个文物展览，听说鲁迅的柜子里放了几只古老的拓片，便硬是拉他出来陈列，没有办法，鲁迅只好去了。

到了现场才发现，并没有人帮忙。

孙伏园给先生搬来一张桌子，先生便将两张拓片展开，压在桌子上，另外的几张呢，先生用手展开了一下，结果，惹得众人观望。

那组织者便要求，先生站到桌子上去，好举得高一些，让更多的人看到。

再后来呢，因为摆放的其他东西需要桌子，连同先生的那一张桌子也被没收了，鲁迅只好一个人站在那里以手展开那一张拓片。

如此陈列一个著名的作家，实在是好笑得狠。

果然，许广平在信里笑话鲁迅，做这种傻事情，让风吹着，如同雕塑，滑天下之大稽也。

可是鲁迅在接下来的信里说，我只是说了一半，滑稽的事情多着呢，比起我的尴尬地站立，更让人笑话的是，展览会上展览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。

寂寞总让人没有主意，在一封信里。

鲁迅赞美许广平成熟了，而他在那样一个荒芜的岛屿上，盛开的全是寂寞。

于是，除了到邮局等许广平的信，便是在宿舍里发明吃的东西。

但他实在不大行，便也将失败的体验告知对方。

能分享尴尬的人，一定是亲密的。

果然，两个人从北京开始种下的芽苗，在厦门时已经生长得茁壮了。

忙碌中，许广平给鲁迅织了一件毛背心，鲁迅穿在身上写信，说暖暖的，冬天的棉衣可省了。

《两地书》，这是一本关于爱恋的书，里面没有任何矫情的文字，但它的确充满了爱。

因为，这本书里，到处都是关于内心隐秘和艰难地分享。

人世间，能与你分享幸福的不是爱人，能分享艰难的，一定是。

我喜欢那条1926年秋天的背心，它把一个叫鲁迅的男人拴住。

爱情，不过是一件毛背心的温暖。

.....

后记

读鲁迅的作品多年，总结一句话，便是：鲁迅被神话的同时，也被遮蔽。

的确，在意识形态较为紧绷的年代里，鲁迅的文字被抽离了原本的意思。

尤其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，恋爱中的鲁迅用蘸着爱情的墨汁写下了不少生活味道十足的文字，但均被后来的人误读。

这一点我在本书也有例举。

一九二七年十月，鲁迅与许广平一起到了上海，不久，他在《北新》半月刊上发表一篇《唐宋传奇集序例》，然而这篇文字的结尾处写了一段闲话，引起了郁达夫的关注。

有一次郁达夫和鲁迅一起吃饭，便发问：“这篇文章的末尾，你在后面加上四句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——时大夜弥天。唔……”鲁迅答：“那是我有意刺高长虹的！”

高长虹自称是太阳，说景宋是月亮，而我呢，他却溢之为黑暗，是黑夜。

他追求景宋，他说太阳在追求月亮，但月亮却投入黑夜的怀抱中，所以他在那里诅咒黑夜。

”可是。

比较好笑的是，解放后，包括余秋雨在内的“十一个”写作组写出的《鲁迅传》，在叙述鲁迅在广东以及将要离开广东的一段时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：“九月十日，是一九二七年的中秋节，明月下的珠江显得特别凄清、冷寂。”

<<小闲事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《小闲事》是一本还原鲁迅的作品，我第一次看到是在一次谈论鲁迅电视节目中，作者赵瑜亲自送给我的，继而爱不释手。

我很喜欢写作者的腔调，他不庄严也不媚俗，有一股颠覆传统鲁迅的幽默。

近来我找到赵瑜，邀请他合作，再写一部关于鲁迅的书，他答应了。

我推荐赵瑜的《小闲事》给大朋友和青年朋友们，他将被神话了的鲁迅写得活灵起来。

——鲁迅先生长孙，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、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 周令飞这是一本恋爱的书，但书中的恋爱都隐蔽在巨大的黑山一般的时代背景中，像一道暗流，或者像石缝里萌芽的种子

。其间体现出的幽默、趣味、孩子气、宽容、性情都是人性的光束。

这本书对于鲁迅研究也必将会有它的贡献。

它爆料之全面、确实、富有细节都是我这个“迅丝”闻所未闻的。

有的举证甚至可以让长期的存疑尘埃落定。

——阿贝尔最是那第一眼，男女对上了，就改不了初衷。

最终，鲁迅像所有恋爱中的男人，义无反顾地爱上一匹害马，并与她生活在一起。

——虹影《我看 小闲事 》

<<小闲事>>

编辑推荐

《小闲事:笑谈大先生的爱情史(修订版)》：不像徐志摩那位“情圣”，不似张爱玲那般“情困”，鲁迅在我们心目中是金刚怒目的战士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神化，似乎不会沾染人间烟火气的爱情。本书却挖掘出鲁迅书信资料中隐藏的情感秘密，以独特笔调，“不庄严也不媚俗，将被神化的鲁迅写得活灵起来”（鲁迅长孙周令飞语）。

《小闲事:笑谈大先生的爱情史(修订版)》是一本极其有趣的书，文字机智俏皮，机锋潜藏。因为活色生香的小闲事，我们不时被逗得莞尔。

“人世间，能与你分享幸福的不是爱人，能分享艰难的，一定是。

”我们看到鲁迅像所有恋爱中的男人，义无反顾地爱上一匹害马，最终与她生活在一起。这段曾为世俗所诟病的爱情，带给我们很多感动。

<<小闲事>>

名人推荐

阿贝尔：B面鲁迅
立面。

——读赵瑜新著《小闲事》

鲁迅是人，自然有一个人的

这个立面也涉及到灵魂。

赵瑜新著《小闲事》摊开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：《两地书》，为我们呈现出鲁迅的B面。

一个人的B面不是他A面之外的唯一剩余，也未必是他A面的对立面。

鲁迅自然还有C面甚至D面，但那或许不是我们所能探寻的，它们或许已随了他的消亡而消亡，成了一团无法想象的黑暗。

我从《小闲事》里读出的，不再是那个挥之不去的木刻版的“横眉冷对”的鲁迅，而是一个真实的食人间烟火的鲁迅。

这个真实里包含了常人难免的小气、孩子气、猜疑、随地小便、自以为是等“不良”德行。

“被神化的鲁迅其实同时也被遮蔽。

”是被神化的鲁迅遮蔽了真实的鲁迅。

我们几代人对于鲁迅的印象都仅限于他的那个木版画的形象。

这不是时代的偏爱，也不是时代的疯狂，而是时代的愚弄。

说是小闲事，也只是相对于“匕首、投枪”一类。

恋爱之事一点不小，一点也不闲。

何况涉及的人不是闲人，而是被作为“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”的鲁迅

。小闲事，可以看成是著者对“伟大”的一个归还，也可以看成是著者赋予烟云人事的一份优雅。

《小闲事》是一本读书心得，也是一本性情之作。

著者不是像所谓教授、学者那样，拿鲁迅当选题来做的。

写这本书，很可能是著者在阅读中的灵感发现，就像在一次旅行中临时决定买下一栋木楼。

这是一种理解，一种偏爱，也是一种发现和欣赏。

甚至是融入。

正如著者在《自序：宴之敖或者许霞》中所说：“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看到的鲁迅，并不是真的鲁迅，不过是别人演绎的鲁迅，或者鲁迅的文学作品。

然而，有一个真正的生活的、可爱的，甚至是幽默而幼稚的鲁迅一直躲藏在他的书信集里，他的《两地书》里。

”过去看见的不是真的鲁迅，而今在《两地书》里看见了真的鲁迅，难免有些激动，有些跃跃欲试，想大显身手一回。

还真是大显身手对了。

《小闲事》很成功。

至于怎样一个成功，又不能一一道出。

一本书就像一个人，有它自己的命运，但前提是这本书必须是一本独立的、健全的书。

这个独立、健全不只指书的样式，更是指书的美学和精神趣味。

《小闲事》做到了。

它还原了鲁迅这个神化人物，这个文学和精神的符号，为读者呈现出了鲁迅本人。

鲁迅本人是一个存在，1936年之前是一个存在，今天依旧是一个存在，但过去我们异化了这个存在，背离了这个存在。

异化和背离，其实就是让他再死一次。

从这个意义讲，《小闲事》所做的又是复活。

“住处大风，把玻璃打碎了一块。

但不久，又被迫搬到另外一个三楼上，楼上没有厕所，二楼有一个，大约，但被一户人家私有了，也不便去使用。

公共厕所在遥远的地方，需要旅游很久，才能抵达。

<<小闲事>>

于是，每每在半夜的时候，跑到楼下，找一棵树，草草倾泻，了事。

” 《小闲事》用1926年秋天鲁迅写给许广平这段“情书”开篇，可以看成是这本书的一个意味的定调。

鲁迅就是这样，不只是在深夜写一些为“正人君子”们深恶痛疾的文字。

还有更胜一筹的。

尿在瓷罐里，白天倒尿盆不方便，“看夜半无人时，即从窗口泼下去。

这虽然近于无赖，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，我也只得如此。

”著者还“考证”到，在向窗外倒尿盆之前，鲁迅已经开始在校园的任一处随时小便了。

鲁迅从窗户上往下倒尿盆、在厦门大学校园里随地小便，这是事实，也可以看成是象征。它说明了鲁迅是一个人。

是一个人（一个健全的人），当然要吃、要喝、要恋爱。

要恋爱可以有三个层次的理解：要心理和精神的抚慰，要性生活，要一个家。

《小闲事》没有对鲁迅与朱安关系做深层次的探究，他们是否有过性生活我们不得而知。

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：鲁迅没有像胡适之接受江冬秀一样接受朱安。

鲁迅的恋爱自然也不同于徐志摩或沈从文的恋爱，自然打上了鲁迅的烙印。

理性，慢热，甚至有几分迂腐。

这与当时鲁迅的身份、许广平的身份有关，也与鲁迅的性情有关。

但鲁迅的恋爱是一种有根的恋爱，是一种救赎。

《小闲事》尽展了这一点。

其间的小情趣、小情调也不乏智慧和时代特征。

鲁迅称“广平兄”并释之是一例，称“害马（HM）”是一例，许广平叫先生“嫩弟弟”又是一例。

很多很多。

当然，恋爱的主流还是严肃的真性情，且自始自终关系到“苦闷和绝望”，以及在“苦闷和绝望”中“加糖”。

《小闲事》里一直有一股暗流，在两个主角之间奔涌；开始是涓涓细流，渐渐汇成了地下河。

也是冬天的火苗，既照亮也取暖。

这火苗是靠了语言漫延的。

油，还是两个人的思想和身体。

“先生，可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，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？”

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的不苦？”

先生，你能否不像章锡琛先生在《妇女杂志》中答话的那样模糊，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？”

”这是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在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里的问询。

到1926年11月15日，热恋中的先生已经糊涂，写信问许广平借光了。

“为我悲哀的大约只有两个，我的母亲和一个朋友（这里指许广平）。

所以我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：（一）、积几文钱，将来什么都不做，苦苦过活；（二）、再不顾自己，为人们做一点事，将来饿肚也不妨，也一任别人唾骂；（三）、再做一些事（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），倘同人排斥，为生存起见，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，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。

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多了，终于觉得太傻。

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，须熬。

末一条则太险，也无把握（于生活）。

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，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，给我一条光。

” 《小闲事》是一本恋爱的书，但又不是是一本单纯写恋爱的书。

书中的恋爱都隐蔽在巨大的黑山一般的时代背景中，像一道暗流，或者像石缝里萌芽的种子。

有时候简直就是青苔，附着在政治、民主、革命、写作这些石头上，无法像小仲马笔下的《茶花女》、

马尔克斯笔下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和杜拉斯笔下的《情人》那样，让爱情成为生命的主体。

其间体现出的幽默、趣味、孩子气、宽容、性情都是人性的光束。

著者在《后记：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谈恋爱》中说，《小闲事》“以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的

<<小闲事>>

《两地书》为蓝本，打碎了，重新拼贴鲁迅的形象”。

我倒是觉得未必是“打碎”，而是探寻、探究——探寻作为一个人的鲁迅的情感脉络。也不是拼贴——拼贴太简单了，是雕刻或者呈现，把虚假的凿掉，呈现出真实的部分。

不久便会获得证明的是，《小闲事》对于读书界是一个贡献，为人们阅读鲁迅、了解鲁迅、还原鲁迅提供了便捷。

它很快会改变我们对鲁迅固有的一些印象。

它会告诉你，恋爱中的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而这个人才是真实的。

“这部刻摹‘恋爱中的鲁迅’的书稿其实没有写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新奇的史料考证。

”著者在《后记》中说。

这当然是谦辞。

这本书对于鲁迅研究也必将会有它的贡献。

它爆料之全面、确实、富有细节都是我这个“迅丝”闻所未闻的。

至少之前是零碎的、分散的，而今在这里得到了归纳和解析。

除了鲁迅之恋这个主题外，就是在鲁迅与同事、同仁关系的探究方面，也是颇有贡献的，有的举证甚至可以让长期的存疑尘埃落定。

鲁迅和孙伏园，和李秉中，和顾颉刚，特别是鲁迅和高长虹，每一举证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，因为这些举证本身也是历史。

《小闲事》还是一本有温度的书。

这温度不是来自书中的恋爱者，而是来自著者。

著者可能是太爱恋爱中的先生了，书中的文字总是暖暖的，像是私下开了很多的窗户，让阳光照了进来。

读《小闲事》，我会自然想到卡夫卡和菲力斯，想到他们两人的恋爱。

采取的也是通信的方式，只是跨越的时间更长，结局相反——可以说是悲惨。

他们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两对人，两位女性的长相也颇为近似——都算不上是美丽、性感的佳人。

不过，透过世俗的表面，对人性和自我做一个深层次的探究，卡夫卡要在鲁迅之上。

鲁迅选择了过程，而卡夫卡只要了结局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